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茜纱窗下·情海恩仇

冯玉奇◎著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茜纱窗下·情海恩仇

冯玉奇◎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茜纱窗下·情海恩仇 / 冯玉奇著. — 北京 : 中国
文史出版社, 2018. 3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ISBN 978 - 7 - 5205 - 0007 - 4

I. ①茜…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
国 - 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08311 号

点 校: 清寒树 旷 野

责任编辑: 牟国煜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9 字数: 244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6.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MINGUO TONGSU XIAOSHUO
DIANCANG WENKU

目 录

茜纱窗下

第一回	命运多舛 得意竟反成失意	3
第二回	世道崎岖 姊妹遇优劣各别	19
第三回	巧舌如簧离间手足情	35
第四回	窥影自怜凄凉倩女心	53
第五回	香饵垂钓虚荣女失足	69
第六回	离奇身世芬姑娘抛家	86
第七回	患难之中方见知心人	103
第八回	心如止水从此冷爱河	118

情海恩仇

第一回	仆仆风尘 姊弟长途闲磕牙	139
第二回	斑斑泪血 鸳鸯棒打痛满怀	153
第三回	兄妹献殷勤 目的只为他	172

第四回	荒山嬉行猎 娇娃几遭殃	186
第五回	堕身削壁幸遇多情女	201
第六回	百般温存难博爱怜心	215
第七回	知女身有托瞑目九泉	230
第八回	目的均未达计远思长	245
第九回	相思难如愿留书出走	256
第十回	情海报恩仇人月两圆	269
附 录	从鸳鸯蝴蝶派谈到冯玉奇小说	裴效维 281

茜纱窗下

第一回

命运多舛 得意竟反成失意

这里是一间很宽敞的工厂房，里面布满着一排一排的全都是摇纱的机器。在每一架机器旁都有一个女工在静悄悄地工作着。她们似乎都觉得有些疲倦，所以看她们精神都很萎顿。原来这已经是深夜三点的时候，她们都是夜班工作者，所以在五更的时间内，她们几乎都有些睡意了。机器的声音是非常嘈杂，类如皮带在铁轮上滚过，马达在轧隆轧隆地作响，整个厂房里好像是落着狂风雨一样，洒洒的音韵，差不多把耳朵都震聋了。但这些女工们也幸亏这不停的声响来赶走她们的睡魔，使她们在疲倦中勉强振作一些精神出来。

不知不觉地在玻璃窗外慢慢地透露着一线曙光来，显然在东方的天半际已发现了鱼肚白的颜色。这时那些女工们的心中，都滋长了一种希望和安慰。就是不多一会儿，她们便可以回到家中休息睡觉了。果然，一阵呜呜汽笛的长鸣，这是放工的表示。大家这就把干完的工作匆匆收拾，拿到账房间里去记了账，然后各自拿了饭匣子，像鱼贯地走出厂房去了。

柳荷芬也是大中纱厂的女工之一，她的年纪还只有十九岁，生得修短合度的身材，容貌倒着着实生得很美丽。假使她是出身在豪富之家的话，那不用说，她当然是一个美艳的千金小姐，如何会干着女工的生活？至少她还在学校里读书，要如聪明一些，当然还有出国留学去镀金的希望。不过所可惜的，她很不幸的是生在贫苦的家

庭里，所以从小就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算起来她大概读了两年书，其实这就等于没有读过书一样。所以荷芬虽然并不是目不识丁之辈，但可怜她连普通一封信都不会写。你想，她不做女工，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她有能力和担任呢？

她此刻拖着疲倦的步伐，踏上了归家的道路。虽然已经是初春的季节，但早晨的天气还是寒冷。尤其是一夜没有睡过觉的人，吹着晓风，更觉砭骨生寒，全身会有些发抖。柳荷芬的感觉上，有些头重脚轻地不舒服，两眼望到街上的景物，似乎也有些昏花的样子。她这时恨不得一步跨到了家里，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她想乘车子回家，但又舍不得钱，因此只有一步挨一步地向前面走。

“荷芬姊，荷芬姊！我找了你大半天，谁知你先悄悄地走了哩！”

“自珍妹，我因为也找不到你，还以为你自己先走了。”

忽然一阵急促的呼声送入荷芬的耳中。她遂急忙回头去看，原来是同事耿自珍，于是停止了步，微笑着回答，表示等着她走近的意思。

耿自珍今年还只有十八岁，比荷芬小一岁。她们是坐在贴隔壁的机器旁工作的，因为彼此接近的关系，所以两人比较知己一点儿。荷芬住在公平路，自珍住在华建路，所以两人从厂里放工回家，是可以结伴而行，因公平路和华建路是只有差一条马路。这时自珍紧走了两步，走到荷芬的身旁，向她脸上望了一眼，便低低问道：

“你脸色多可怕的，汗毛孔都一根一根竖着，你觉得冷吗？”

“还好，这是因为一夜没有睡的缘故，你的脸色也不见得好呀。”

荷芬摇摇头回答着，她脸上浮现了一丝苦笑。自珍伸手摸一下自己的面颊，又望了荷芬一眼，低低地说道：

“我倒不觉得什么，我见你身子也在抖着呢。因为我体格比你强壮，像你这么娇嫩的身子，恐怕受不了苦，实在是不宜做夜班的。”

“但是厂方派到了身上，又有什么办法呢？所以像我们这种生活不正常的人，将来的寿命一定会减少的。不过苦命的人，多活在世

上也没有意思，倒不如早死早干净，可以免掉许多的烦恼和痛苦。”

荷芬听她这样说，遂无限感慨地回答，她忍不住深长地叹了一口气。耿自珍拍拍她的肩胛，却并不以为然的样子，劝慰她说道：

“荷芬姊，你太消极了，为什么老是有这种悲哀颓伤的思想呢？比方说我吧，和你不是一样在世界上受着苦吗？可是我却很乐观，做人总要做，眼前吃苦算不了苦，我们年纪轻，说不定我们将来也会过好日子的。”

“你这话虽然对，但是我和你的环境却有些不同。”

“你这话可有趣了，我们同样是个工厂里的女工，一样环境、一样身世、一样苦命，这又有什么不同呢？”

自珍笑了一笑，颇有些倦意的睡眼向她怔怔地望着，表示有些奇怪的意思。荷芬却一本正经的态度，哧的一声，说道：

“比方说，你的爸爸还在做生意赚钱，对于你家庭中的生活负担，你爸爸会完全负了去的，那么你工作得来的钱，你自己可以花费着用。假使今天发了工资，你见到欢喜的衣料或是鞋袜，你便可以随心所欲地购买。至于我呢，那就和你完全地不同了。爸爸固然失业在家里，还要喝酒赌钱，赢的时候，他便买酒购烟地消耗了；但输的时候，这一笔赌债，却又是我的倒霉。再说妈又是疼爱妹妹的人，妹妹不做事情，在家里只知道吃穿，打扮得花枝招展似的。我一个人好像是牛马，一天到晚苦着苦着，永远就没有出头的日子。”

荷芬说完了这几句话，她心中是哀怨到了极点，一阵子悲酸，眼泪便扑簌簌地滚落下来了。自珍听了，方才觉得她的环境果然比自己更加恶劣，一时很同情地叹了一口气，遂低低地问道：

“你妹妹几岁了？”

“她也有十六岁了。”

“那么她也可以到工厂里去做事情呀。大家负担一些开销，那么你的肩胛也可以减轻一些责任，怎么能压在你一个人的身上？哼，

我不是爱多管闲事，你爸妈也太偏心一些了。”

自珍心直口快愤愤不平地说，她表示代为有些气愤。但荷芬没有回答什么，她的脸色更加惨白一些，是因为心头凄凉的缘故，所以她全身也越加抖得厉害。自珍见街旁有点心摊贩，遂拉了拉荷芬衣袖，说道：

“荷芬姊，你也不要难过，我们肚子也饿了，还是吃些点心再走吧。肚子里唱空城计，我们的精神也越发萎靡起来了。”

“不，我没有饿……”

荷芬的腹内虽然也咕噜咕噜地响着，但是她咽了一口唾沫，还摇摇头回答。自珍逗了她一个媚眼，微微一笑，说道：

“荷芬姊，你别急，我请客呀。”

“我知道，不过我们辛辛苦苦赚来的钱，用你的和用我的这是一样地舍不得，所以我的意思还是回家去吃泡饭吧，节省一些下来，还可以买别的日用品。”

“吃一些点心，这也省不了多少钱。荷芬姊，你不要客气，我们坐下来吧。”

自珍却不知在乎节省这一些钱地说，她拉了荷芬的手，硬要她一同在点心摊旁的那一条长凳上坐下了。荷芬觉得情意难却，只好不再客气了。自珍遂向摊贩吩咐，说拿两万元一碗的线粉油豆腐汤共两碗，荷芬低低说道：

“两万元太多，我吃不了，我的一碗买一万元好了。”

“你又要肉疼钱了？今天二十九号，再过两天可以发工资了。我的钱不用去一些，藏着也没有什么用处。为人在世，最要紧是吃些穿些，钱太多了，死了又不好带到棺材里去，所以我想得顶明白。”

荷芬知道在她的环境里可以吃点儿穿点儿，但是在自己的环境里就不允许这么舒服了，因此向她苦笑了一下，却没有作答。两人在吃线粉油豆腐汤的时候，自珍又低低地说道：

“这个月的生活指数不知要升几万倍，我想物价这样天天上涨，

至少要升十万倍以上吧。”

“就是升十万倍以上，也无论如何跟不上物价的。你想，白米已超出两百万大关，这年头儿生活真有些过不下去。”

“唉，你记得刚胜利的时候，白米卖多少钱一担呀？”

“这倒记不起了，大约三四万元钱一担吧？想不到涨上一百多倍呢！真要不得！”

“两位小姐，这年头儿比从前更不行啦。我们做小生意的也是本重利轻，起五更，落半夜，辛辛苦苦地站在马路上做买卖，也赚不到什么钱，吃一口苦饭还觉得很勉强哩。照此下去，米价一千万的日子也会到来哩。”

那个摊贩听她们互相地说着话，遂也叹着苦经地插嘴。荷芬和自珍虽然并没有回答他，但她们却不约而同地齐齐叹了一口气。

有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线粉油豆腐汤吃到肚子里，两人的精神果然振作了不少，就是风吹在脸上，也没有像刚才那么地感到寒意了。自珍抢着付了钱，荷芬只好老实不客气地向她说了一声谢谢，于是大家又急急地赶路回家了。

公平路公平里先走到，自珍向她说声回头见，她一招手，便向华建路走了。荷芬便走进弄堂，来到十六号后门口，只见母亲蓬了头发，正在洗便桶，遂向她叫了一声妈，管自地走到后楼去了。

后楼的面积当然比前楼小，但里面却还铺了两张床。一张床是荷芬姊妹俩睡的，还有一张床当然是她父母睡的了。荷芬是个十九岁的姑娘了，她觉得父母睡在一个枕上的情形，在冷天里倒还没有什么刺眼；假使在大热的暑天里，她就觉得很不好看。女孩儿年纪大了，多少要避一些嫌疑，所以她主张在后楼再搭半个阁楼，给自己睡在阁楼上。荷芬这意思她父母也赞成，所以荷芬现在睡的地方就在阁楼上。其实说起来，那只能算是阁板，因为上面也不用什么床铺，更放不下什么桌椅，无非是荷芬爬上去躺下来一个睡铺而已。

荷芬因为在外边吃过点心，所以她也不想再吃泡饭，就爬到阁楼上去睡下了。柳太太倒了便桶上楼，见荷芬已睡了，便开口问道：

“阿芬，你泡饭吃了吗？”

“嗯，我疲倦极了，睡醒再吃吧。”

荷芬应了一声，低低回答，她并不告诉在外边已吃过点心，是因为怕妹妹听见了又会吵闹的。果然，荷茵这小姑娘像鬼精灵似的“嗯”了一声，说道：

“姊姊在外面一定吃过点心的。”

“我吃了点心，你便怎么样？”

荷芬因为心中气愤不过，遂忍不住恨恨地说。荷茵很不老实的语气，也大声地说道：

“你吃点心，我也要吃点心，谁要吃泡饭啦？现在是民主国家，应该一律平等，我为什么要委屈一些呢？”

“你这小姑娘真是不讲理，你姊姊会赚钱，维持我们一家生活，你怎么能够呢？所以你如何能学姊姊的样子？”

这两句话本来荷芬要说的，现在被爸爸说出来，于是自己也就不开口了。荷茵听爸爸也帮着姊姊骂自己，心中又气又恼，忍不住一面哭，一面兀是不甘示弱地说道：

“哼！她做女工赚一些钱算得了什么稀奇？我明天也找工作去，准比她赚得多一些回来。姊姊不过给你吃两杯高粱而已，我明天给你喝白兰地、为司克，看你还说我不会赚钱吗？”

“你这孩子，真是越发没了规矩，敢唠唠叨叨顶爸爸的嘴？我瞧你有什么工作好做？做女工不肯去，做女职员没有学问不够资格。我看你呀，只会住在家里吃穿，还会吵嘴而已。”

柳金虎被女儿一顶嘴，心里也气恼起来，遂恨恨地骂出了这几句话。柳太太连说：

“好了好了，大清早吵闹些什么呢？被邻居们听到了，岂不是笑话？”

在她这些话中至少还有些庇护小女儿的意思，但荷茵心中认为自己被爸爸骂了，这是给姊姊得了意，所以她感到委屈得什么似的，忍不住抽抽噎噎地哭个不停。结果还是柳太太说了好话，并且去买了点心来给她吃了，荷茵才气平不哭了。幸亏荷芬已经酣然入梦，所以她没有知道，否则她心中自然也会十二分地气不过。

等荷芬一觉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一点钟了。柳金虎坐在桌子旁，一个人喝着酒。柳太太正从楼下盛了饭菜上来，抬头见阁板上荷芬已经醒着了，遂低低问道：

“你睡畅了没有？我给你倒脸水，快下来洗脸吧。洗好脸吃饭，已经一点多了呢。”

“妈，妹妹到哪里去了？”

荷芬一面跳下阁板来梳洗，因为不见荷茵的人，遂悄悄地问。柳太太叹了一口气，说道：

“这孩子个性太强硬，因为你爸爸说她会不会赚钱，所以她赌气出外找工作去了。十点钟走出，直到此刻还没有回来呢。”

“妹妹说话太过分，为什么老是跟我作对呢？我这么辛辛苦苦工作着，我何尝曾经吃得好一些、穿得好一些？她还要这样气不过我，叫我心里恼不恼？我说妹妹也太以想不明白。”

“荷芬，你不要难受，这种小孩子，你理她做什么？她说的只当她是放屁好了。”

柳金虎一面喝着酒，一面便好言地安慰着荷芬。因为他握着杯子的时候，想到了饮酒思源，他当然是要向他大女儿拍马屁了。荷芬却没有作答，微微地叹了一口气。柳太太已盛了饭，叫荷芬一同吃午饭了。

傍晚的时候，荷芬提了饭匣子，又要到工厂里去做夜班了。但这时候荷茵却仍旧没有回家，柳太太恐怕小女儿在外面发生了意外祸水，所以向柳金虎忍不住吵了起来，说他不该责骂她，现在这孩子一去而不回家，这人到底上哪儿去了？万一闯下了什么乱子，那

可怎么办？正在吵闹之间，荷茵却回家来了。荷芬知道妹妹存心不良，是故意叫人急急的意思，遂也不说什么，管自地到大中纱厂去了。

荷芬走到提篮桥过去的时候，忽然前面来了两个小流氓拦住了荷芬，七搭八搭地向她调戏起来。荷芬见四下很冷静，而且天色已夜，所以心中又急又怕，红了两颊，也不开口，预备夺路奔逃。不料这两个小流氓见她是一个单身女子，很可以欺侮一下，于是动手动脚起来，还贼秃嘻嘻地笑道：

“小妹妹，你放工回家了吗？夜饭吃过没有？我们请客好吗？”

“不要啰里啰唆，你们快走开吧！”

“嘻嘻，小妹妹板面孔了，不要生气，我们一遭生两遭熟，大家交一个朋友也没有关系呀！阿狗，你瞧小妹妹脸蛋儿生得多漂亮的！”

“还有两座喜马拉雅山真是又挺又结实，让我来摸一摸窝窝心，哈哈，好像沙利文奶油面包。”

荷芬被他们这么无廉无耻地调笑着，一时急得芳心像小鹿般地乱跳，几乎要哭起来了。正在万分危急之下，忽然见斜马路内驶出一辆自备汽车来。荷芬在情急万分的时候，只好高喊救命起来。那汽车里的人听有女子呼救之声，遂把汽车停下，开了车厢，跳下身子来瞧仔细。两个小流氓一见汽车停下，知道事情不妙，遂急急地逃之夭夭了。荷芬见车厢里跳下的那个西服少年已走到了自己的身旁，并且问道：

“喂，怎么？你被暴徒抢劫了东西吗？”

“不，他们拦住了调戏我。”

荷芬绯红了两颊，低低地告诉。那个西服少年听她这样说，倒忍不住笑了起来，遂向她望了一眼，这就暗想：原来是个挺好的模样，怪不得有人去调戏她了。遂又问道：

“你受了亏没有？”

“没有，谢谢你搭救了我。”

荷芬摇摇头，一面道谢，一面管自地走了。那少年见她娇羞的神情，这才想到自己这句话问得太鲁莽，因为人家是一个女孩儿家，就是受了亏，也不肯向我一个陌生男子告诉的。因为见她仍旧向很冷僻的马路上走去，一时不免代她暗暗地担心，万一再有什么暴徒向她调戏，她不是真要受委屈了吗？这个少年倒是个很多情的人，一时起了爱怜之心，遂连忙赶上去叫道：

“喂，你慢些走。”

“先生，你……还有什么事吗？”

荷芬虽然是回过身子来了，但她心中却感到有些害怕，顰锁了柳眉，猜疑地问。那少年倒是愣了一愣，眸珠一转，说道：

“我问你此刻上哪儿去。”

“我……我……”

“是不是回家去？”

“不……”

“不管你上什么地方去，我想你走的那条路太冷静，要不要我用汽车送你去？”

那少年见她支支吾吾的似乎不好意思告诉的样子，一时很感到奇怪，但为了使她明白自己是一番好意起见，于是便老实地向她说明了。荷芬听了，方才恍然有悟，一时暗想：这少年不知是好意抑是歹意？但转念一想，人家是个公子哥儿，总不见得会看中我一个做女工的女子，我难道还怕他来抢劫我什么东西吗？在荷芬这么沉吟之间，那少年似乎已明白了她的意思，遂微笑着说道：

“没有关系，你不要客气吧。”

“先生，我真感谢你。”

随了荷芬这一句话，那少年已走到车厢旁，把手一摆，是请她坐上车去的意思。荷芬见他叫自己同车夫坐在一起，心里有些奇怪，但也不去加以思索，遂跳上车厢坐下。回眸见车头上座位里并没有